

者駁之旨不合也魏武帝亦以為然直以二
陸未賓迷入不能統至理者卒聞中國別人
肢體割人耳鼻便當望風謂為酷虐故且權
停以須四方之并耳通人楊子雲亦以為內
刑宜復也但廢之來久矣坐而論道者未以
為急耳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四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五

審舉

抱朴子曰華霍所以能崇極天之峻者由手
其下之厚也唐虞所以能臻巍巍之功者實
賴股肱之良也雖有孫陽之手而無騏驎之
足則不得致千里矣雖有稽古之才而無宣
力之位則莫緣凝庶績矣人君雖明並日月
神鑒未兆然萬機不可以獨統曲碎不可以
親總必假目以遐覽借耳以廣聽誠須有司
是康是贊故聖莫不根心招賢以舉才為首
務施玉帛於丘園馳翹車於巖藪務於求人
逸於用能上自槐棘降逮草隸論道經國莫
不任職恭已無為而治平刑措而化洽無外
萬邦咸寧設官分職其備構室一物不堪則
崩撓之由也然未貢舉之士格以四科三事
九列是之自出必簡標穎拔萃之俊而廣之
末葉栢靈之世柄去帝室政在姦臣網漏防
清風頹教沮抑清德而揚諂媚退履道而進
多財力競成俗苟得無恥或輸自售之寶要
人之書或父兄貴顯望門而辟命低眉膝以

續習而見私夫銓衡不平則輕重錯謬斗斛
不正則少多混亂繩墨不陳曲直不分準格
傾側則淳雜實繁以之治人則虐暴而材貪
受取聚斂以補買官之費立之朝廷則亂劇
於焚絲引用驚庸以為黨援而望風向草偃
庶事之康何異懸瓦礫而責夜光絃不調而
索清音哉何可不澄濁飛沈沙汰臧否嚴試
對之法峻貪夫之防哉疹瘁攸階勿畏乎
古者諸侯貢士適者謂之有功有功者增班
進爵貢士不適謂之有過有過者黜位削地
猶復不能令詩人謚大車素餐之刺山林無
伐擅置免之賢况舉之無非才之罪受之無
負乘之患衡量一失其格多少安可復損乎
夫孤立之翹秀藏器以待賈瓊碌之輕薄人
事以邀速夫唯待價故頭淪於窮瘁矣夫唯
邀速故佻竊而騰躍矣蓋梟鳴也飛則驚鳳
幽集豺狼當路則麒麟避遁舉善而教則不
仁者遠矣姦姦偽榮顯則英傑潛逝高概恥與
闖茸為伍清節羞入饕餮之貫舉任並謬則
群賢括囊群賢括囊則凶邪相引凶邪相引

則小人道長小人道長則倚仗比肩頌聲所以不作怨嗟所以激敬也高幹長材恃能勝已屈伸默語聽天任命窮通得失委之自然亦焉得不墮多黨者之後而居有力者之下乎逸倫之士非禮不動山峙淵渟知之者希馳逐之徒蔽而毀之故思賢之君終不知奇才之所在懷道之人願効力而莫從雖抱稷禹之器資遊世之量遂沈滯詣死不得登叙也而有黨有力者紛然鱗萃人之官曠致者又美亦安得不拾掇而用之乎靈獻之世閭官用事群姦秉權危害忠良臺閣失選用於上州郡輕貢舉於下夫選用失於上則牧守非其人矣貢舉輕於下則秀孝不得賢矣故時人語曰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姓如雞又云古人欲達勸誦經今世圖官免治生蓋疾之甚也于時懸爵而賣之猶列肆也爭津者買之猶市人也有直者無分而徑進空拳者遠逐而收迹其貨多者其官貴其財少者其職卑故東園積實官之錢崔烈有銅臭之嗤上為下

劾君行臣甚故阿佞幸獨談親容桑梓議主中正吏部並為魁儉各責其估清貧之士何理有望哉是既然矣又邪正不同譬猶冰炭惡直之人憎於非黨刀尺顛倒者則恐人之議已也達不由道者則患言論之不美也乃共構合虛誣中傷清德瑕累橫生莫敢救技於是曾閔獲商臣之謗孔墨蒙盜跖之垢懷正居貞者填竿乎泥滓之中而狡猾巧偽者軒蓋乎虹霓之際矣而凡夫淺識不辯邪正謂守道者為陸沈以履徑者為知變俗之隨風而動遂波而流者安能復身於德行苦思於學問哉是莫不棄檢括之勞而赴用賂之速矣斯誠有漢之所以傾來代之所宜深鑒也或曰吾子論漢末貢舉之事誠得其病也今必欲戒既往之失避傾車之路改有代之絃調防法詭之或變令濮上巴人反安樂之正音賡理之疾無退走之滯患者豈有方乎士有風姿豐偉雅望有餘而懷空抱虛幹植不足以貌取之則不必得賢徐徐先試則不可倉卒將如之何抱朴子答曰知人則哲上

聖所難令使牧守皆能審良才於未用保性履之始終誠未易也但共遺其私情竭其聰明不為利慾動不為屬託屈所欲舉者必澄思以察之博訪以詳之備其名而考其行校同異以備虛飾令親族稱其孝友邦閭歸其信義嘗小仕者有忠清之効治事之幹則寸錦足以知巧刺鼠足以觀勇也又秀孝皆宜如舊試經策策防其罪對之姦當令必絕其不中者勿暑吏加罰禁錮其所舉書不中者刺史太守免官不中左遷中者多不中者少後轉不得過故若受賦非流而舉所不當發覺有驗者除名禁錮終身不以赦令原所舉舉者與同罪今試用此法治一二歲之間秀孝必多不行者亦足以知天下貢舉不精之久矣過此則必多修德而勸學者矣又諸居職其犯公坐者以法律從事其以貪濁賦汗其六為罪不足至死者刑竟及過赦皆宜禁錮終身輕者二十年如此不廉之吏必將化為夷齊矣若乃臨官受取金錢山積發覺則自恤得了免退則旬日復用者曾史亦將變為盜

跡矣如此則雖貢士皆中不辭於官長之不良或曰能言不必能行今試經對策雖過豈必有政事之才乎抱朴子答曰古者猶以射擇人況經術乎如其舍旃則末見餘法之賢乎此也夫豐草不秀壻土巨魚不生小水格言不吐庸人之口高文不墮頑夫之筆故披洪範而知箕子有經世之器覽九術而見范生懷治國之略省夷吾之書而明其有撥亂之幹視不害之文而見其精霸王之道也今孝廉必試經無脫謬而秀才必對策無失指則亦不得闕蔽也良將高第以其膽武猶復試之以策況文士乎假令不能必盡得賢能要必愈於了不試也今且令天下諸當在貢舉之流者莫敢不勤學但此一條其為長益風教亦不細矣若使海內畏安舉之失凡人息僥倖之求皆競逐之末歸學問之本儒道將大興而私貨必漸絕奇才可得而役庶官可以不曠矣或曰先生欲急貢舉之法但禁錮之罪苛而且重懼者甚眾夫急舉策策伯樂所不為密防峻法德政之所恥抱朴子曰夫

骨填肉補之藥長於養體益壽而不可以救喝渴之急也務寬舍垢之政可以蒞敷御朴而不中以拯衰弊之變也虎狼見過不揮戈奮劍而彈琴詠詩吾未見其身可保也燎火及室不奔走灌注而揖讓盤旋吾未見其焚之自息也今與知欲賣策者論此是與跖義捕盜也
 抱朴子曰今普天一統九域同風王制政令誠宜齊一夫衡量小器猶不可使往往而有異況人士之格而可參差而無檢乎江表雖遠密過海隅然染道化率禮教亦既千餘載矣往雖暫隔不盈百年而儒學之事亦不偏廢也惟以其土宇隔於中州故人士之數不得鈞其多少耳及其德行才學之高者子游仲任之徒亦未謝上國也昔具土初附其貢士見僅以不試今太平已近四十年矣猶復不試所以使東南儒業衰於在昔也此乃見同於左任之類非所以別之也且夫君子猶愛人以禮況為其惶憐之父母邪法有招患令有損化其此之謂也今貢士無復試者則

必皆修飾馳逐以競虛名誰肯復開卷受書哉所謂饒之適足以敗之者也自有天性好古心悅藝文學不為祿味道忘貧若法高知周生烈者學精而不任徇乎榮利者禹之一耳至於甯越倪寬黃霸之徒所以強自薦厲於典籍者非天性也皆由患苦困瘁欲以經術自拔耳向使非漢武之世則朱買臣嚴助之屬亦未必讀書也今若取富貴之道幸有易於學者而復素無自然之好豈肯復空自勤苦執灑掃為諸生遠行尋師問道者乎兵興之世武貴文賤俗人視儒士如僕虜見經詰如芥壞者何哉由於聲名骨乎此也夫不用管猶售章甫於夷越徇髡蛇於華夏矣今若遞週一例明考課試則必多負笈千里以尋師友轉其禮賂之費以買記籍者不俟終日矣
 抱朴子曰才學之士堪秀孝者已不可多得矣就令其人若如桓靈之世舉吏不先以財貨便安臺閣主者則雖諸經兼本解於問無不對猶見誣枉使不得過矣常追恨于時執

事不重為之防余意謂新年嘗試百舉者今年便可使儒官才士豫作諸策計足周用集上禁其留草殿中封閉之臨試之時丞賦之人事因緣於是絕當答策者皆會者一處高選臺者之官親監察之又嚴禁其交關出入畢事乃遣違犯有罪無赦如此屬託之冀室矣夫明君恃已之不可欺不恃人之不欺已也亦何恥於峻為斯制乎若試經法立則天下可以不立學官而人自勤學矣案四科亦有明解法令之狀今在職之人官無大小悉不知法令或有微言難曉而小吏多頑而使之決獄無以死生委之以輕百姓之命付無知之人也作官長不知法為下吏所欺而不知又決其口筆者憤憤不能知食法與不食不問不以付主者或以意斷事蹉跌不慎法令亦可令廉良之吏皆取明律令者試之如試經高者隨才品叙用如此天下必少弄法之吏失理之獄矣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五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六十九同卷

交際

真七

抱朴子曰余以朋友之交不宜雜浮面而不心揚雲攸譏故雖位顯名美門齊年敵而趨舍異規業尚乖互者未嘗結焉或有矜其先達步高視遠或遺忽陵遲之舊好或簡弄後門之類味或取人以官而不論德其不遭知已零淪丘園者雖才深智遠操清節高者不可也其進趨偶合位顯官通者雖面牆庸瑣必及也如此之徒雖能令壞蟲雲飛斥鴳戾天手捉刀尺口為禍福得之則排冰吐華失之則當春彫悴余代其踧踖耻與共世窮之與達不能求也然而輕薄之人無分之子曾無疾非俄然之節星言宵征守其門庭翕然諂笑卑辭悅色提壺執贄時行索媚勤苦積久猶見嫌拒乃行因託長者以構合之其見受也則踴悅過於幽繫之遇赦其不合也則悞悴劇於喪病之速已也通塞有命道貴正直否泰付之自然津塗何足多咨嗟乎細人豈不鄙哉人情不同一何遠邪每為慨然助

彼若之昔莊周見惠子從車之多而弄其餘魚余感俗士不汲汲於攀及至也曠彼云云馳騁風塵者不懋建德業務本求已而徇徇高交以結朋黨謂人理莫此之要當世莫此之急也以嶽峙獨立者為遊吝踈拙以奴顏婢昧者為晚解當世風成俗習莫不逐末流遁遂往可慨者也或有德薄位高器盈志溢聞財利則驚掉見奇士則坐睡繼續杖策被褐負笈者雖文艷相雜學優融玄同之埃芥不加接引若大程鄭王孫羅衷之徒乘肥衣輕懷金挾玉者雖筆不集札菽麥不辨為之側屣吐食握髮余徒恨不在其位有斧無柯無以為國家流穢濁於四裔投負人於北波雖赫弄刀尺決乎勢力足以移山拔海吹呼能令泥象登雲造其門庭我則未暇也而多有下意怡顏匍匐膝進求交於若人以圖其益悲夫生民用心之不餉何其遠避之不肖也哉余所以同生聖世而抱困賤本後顧而不見者今皆追瞻而不及豈不有以乎然性苟不堪各從所好以此存亡于不能易